

江南風月 丛书
JIANGNANFENGYUECONGSHU



吴香洲 著

秀州

風 懷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吴香洲 著

秀州风怀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秀州风怀/吴香洲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江南风月)

ISBN 7-5306-3824-6

I.秀... II.吴...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060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中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46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13.00 元

序 一

黄 辉

我受指派到桐乡工作三年。三年间，趁工作之便，与朋友串乡走村，寻访桐乡历史上如烟文人墨客留下的履痕遗迹，感受桐乡贤人志士造就乡邦文化所付出的种种心迹。吕留良、张履祥、张梦庐、鲍月景等等，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们，音容笑貌于我而言，竟清晰起来。我眼前不断浮现出他们挥洒出得意之作时的开怀，饮酒雅集击节高唱时的潇洒；浮现出他们针砭时弊指点江山的慷慨，对权贵不屑一顾的傲岸。而这些令人羡慕的文人气息，在从桐乡走出去的吴香洲身上，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传承。

吴香洲属虎，但平时的他却那样慈眉善目像只偎灶猫。在生人面前他不言不语，往往让人把他当成“小数点之后”，即可忽略是也。但了解他后，就会让人感到错了，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我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在熟识吴香洲之前的早几年，我就在嘉兴文人、杂家集聚地——秀州书局看到过他，一个胖墩墩、面庞红扑扑、头发乌黑的青年人。见他在书局里只和范笑我局长热络，

001

江南风月丛书

从不和旁人套近乎，便不去理会他。之后，在陪友人去乌镇时，发现画廊里挂出署名吴香洲的中国画颇具吴门风格，所画的扇面落笔不多、淡雅疏落，却透出不凡的国画功力。我的朋友照着标价也不还价就买了几幅，说拿回去送人，价钱说贵点人家也信。后来看到杂志上也有吴香洲的文章，谈古论今，笔法老到，所述的嘉禾文史掌故，寥寥数笔即形具神生，令人难以忘怀。如在他的《飞花落枕室札记》中写禾城一文化老人“文革”期间所画的百花卷，朵朵只是花骨朵，不见一花开，问老人何故，老人说心情不好，花开不出来。真是神来之笔，精彩之极。于是，便对吴香洲有了几分敬仰，想认识一下这位“文化老人”。因为我先入为主地把这个画功老到，文笔也老到的吴香洲，当成是至少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问起范笑我，他哈哈大笑，指着坐在一隅闷头看书的那位胖墩墩、面庞红扑扑、头发乌黑的青年人，说：“他就是吴香洲。”

熟识了吴香洲后，我发现他是个深得江南水乡文人气息的士子，传统文化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大的保存。他是个生活在现代的古代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明清文人的标本。别看他貌似文质彬彬，但他的内心世界里充满着傲气，不为三斗米折腰是他的做人原则。他的画已有一定的名气，参加某一级的画家协会，本来是锦上添花之事，于他却避之不及。他说：“我画我的画，做啥要参加呢？不参加就不能画了？”他喜欢柳如是，我好心买了一本以柳如是为题材的小说送与他，不料他接手一看作者名，便扔出老远，还气呼呼地说：“柳如是他（指作者）写得好？弗看，弗看。”有文化官员请当地文化名人吃饭，桌间就吴香洲不敬主人酒。文化官员不快地对他说：“就你没有敬过我酒。”吴香洲对他一摆手，带着糯糯的苏腔甩了一句：“自己喝罢，敬啥咯酒？”文化官员僵在那里下不了台，他倒自斟自饮自得其乐喝得高兴。

吴香洲“刺毛”的反面是他的学识渊博和对朋友大方，对江南地方文化、中国画史和明清文人掌故等，他是张口就来，常常

在饭桌上开课，并且诲人不倦。同席的人最开心的就是边听吴香洲“说古”，边品尝美味佳肴。往往大家酒足饭饱，而他还只是半饱。要散席了，他才急匆匆往嘴里扒饭，往肚里“补课”。与吴香洲相交，朋友们可以说是最受益了，我就是和他相识后增长了不少文史知识的，所以我后悔不早几年认识他。吴香洲对明清及民国以降书画史、文人典故、词牌曲目等方面的知识渊博，已到了给他带来痛苦的地步。他特别看不得这方面书籍上的差错。而经他眼的，总会有“白虱”被他捉出来。“不对的。错掉了。怎么会这样？”他看书时时常有这样的叹息发出。最近，桐乡纪念吕留良逝世320周年，主办者向与会者发了一本厚厚的中华书局出版的《吕留良年谱长编》，我转送给他了。第二天他便翻到其中的一页问我：“这句‘不上有字述’什么意思？”我当然回答不出。他说：“错了呀，应该是‘石上有字迹’。”我不禁说：“这你也看得出来？”心中更是增添了一分敬佩。吴香洲作画十分用心，有得意之作便会呼朋唤友拿出来给人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只要你说画得好，自己很喜欢，他肯定会不顾自己花了多长时间多少心血，定要送与讲好的人。几次下来，我也收藏了好几幅吴香洲的画。知道了他的大方，朋友们“乘机”求画，家中便都挂起了他的画，并引以为豪。但我所知，他所鄙视的，要他一幅画，那他就“不开心，画不出”了。

以吴香洲对地方文化的博识，他肚子里的“宝贝”是要尽早“抢救”的，等他成为“文化老人”才去挖掘就晚了。《秀州风怀》就要付梓出版，这对嘉禾来说是件喜事，也为地方文化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承蒙香洲兄厚爱，使我能拜读《秀州风怀》书稿，我看到字里行间，折射出的就是他的最爱与向往。可以这样说，一个热爱家乡的人，家乡也会热爱他。

是以为序。

2004年大年初一写于一粟斋

序 二

于 能

记得香洲兄曾说过，嘉兴是一个诗酒流连的好地方。应该说，这个评价一点不溢美，事实也确实如此。作为锦绣江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江南城市都具备的“丝绸之府、鱼米之乡”自豪感，嘉兴更堪自夸的，倒是其人文的清丽与浓厚。潘光旦先生说，嘉兴是人才的一个渊藪。是的，在街上走走，到处会碰到悠远却将要快磨灭的旧痕。这儿是苏小小的墓址，那儿是文恪公的旧第；这边是朱买臣衣锦还乡之地，那边是陆宣公苦读的甜水井。延至今天，虽然俱已飞鸿雪泥，但仍能勾起过客的幽思。而有了风流才子的映衬，湖山才能添色，青史才能增辉。这其中，当更缺不了画舫朱楼、红粉美人们的出场。比如朱十樵歌描摹：“春城处处起吴歌，夹岸疏帘影翠蛾。一叶舟穿妆阁底，倾脂河畔落花多。”我们也可以说，自从出了一批才女佳丽、天生尤物，古称秀州的嘉兴，就像他拥有的鸳鸯湖一样：“自从湖有鸳鸯目，水鸟飞来定自双。”而定能使人陷于温柔乡，流连而不自拔。

了。

香洲兄自是性情中人，豪爽不羁，风流倜傥。他喜爱这些才子佳人的风流遗事，当然也存有惺惺相惜的异代知己的心态。所以每到酒酣兴畅之际，听他滔滔不绝地谈起来，大家都会沉浸其中而陶醉。其描述刻画，微入毫发，但又入情入理，入筋入骨。这与香洲对明、清史掌故的热恋与熟稔之极是分不开的。香洲兄的书房中悬一匾：“拜钱念柳抱竹梦梅室”，主人钟情于钱牧斋、柳如是、朱竹垞、吴梅村这些明清风雅之士。许宏泉兄曾写吴香洲道：“（他）有点儿旧世文人的味道。他有一张照片，蓄长髯、着长衫、抱古琴，独立闲亭蕉荫之下，举止蕴藉，翩然潇洒，极尽倜傥风流。友人笑说他颇有几分陈子龙、杨龙友辈的风采。”俗话说，“文如其人。”今天以香洲兄这当世明清人物来写就明清嘉兴一地的风情女子，实是不二人选。

我也曾经杂七杂八翻阅过许多明清笔记，但都是当作消遣，翻过辄忘。不像香洲这般浸淫于彼，烂熟于胸，而且系统研究、考证过。读《秀州风怀》一书，当可知作者读书之广与博，用力之勤与深。他考定“惠香阁主人”是黄媛介，又对朱竹垞与“风怀二百韵”也有颇多新的阐释。再如“‘飞马挟弹’薛素素”、“‘女山人’黄媛介”、“妻太聪明夫太怪——记王仲瞿、金礼赢夫妇”等篇，读来都饶有兴味。书后更附了一章，专谈江南三大名石之一“绉云石”的变迁沧桑史，令人感怀。

再说风怀一词，有两层意思。一是抱负，志向。《晋书·祖逖传赞》：“祖生烈烈，风怀奇节。”是也。昔人又有左风怀，右风怀两说。左风怀谓男色，右风怀谓女色，则是专指风情了。香洲兄为书取名《秀州风怀》，我想，当然是指后者，铺染了风情万种，摇曳多姿的明清嘉兴一地之粉黛情事。不过，香洲兄曾有词：“予生正逢旷世，慨秦嬴坑烧。映囊雪、冰结霜锋，月夜偷读楚萋。”又云：“阑干拍遍，斜阳衰柳，物华风俗空寻觅，漫相思、寂寞浑难料。伤心总是痴呆，半筐笺词，梦魂谁钓。”由此观之，或许也在借《秀州风

怀》而一抒自己怀抱，即钱牧斋诗所说：“自有风怀消磊块”，不知是否。

2004年1月18日于天放阁

目 录

序一	黄辉 001
序二	于能 004
“飞马挟弹”薛素素	001
“女山人”黄媛介	022
寒山女史赵昭	046
女词人徐湘苹	057
“画鹰疗饥”李是庵	071
朱竹垞与《风怀二百韵》	086
南楼老人陈书	106
青要山人沈彩	124
妻太聪明夫太怪	136
——记王仲瞿、金礼羸夫妇	
画梅逸史吕韵清	155
石不能言	166
后记	范笑我 197

“飞马挟弹”薛素素

朱明末季，为一特殊年代；由于资本主义初露萌芽，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其成为吾国历史上一个思想大解放时期。经济的畸形发展，党社活动的日趋频繁，兼之“旅游业”逐渐形成，士大夫挟妓啸遨，留恋章台，成为一种时尚。吾禾朱竹垞的《静志居诗话》称：“明制，南、北都各立教坊司，北有东、西二院，南有十四楼。其后南都旧院特

唐朝诗人张祜曾写诗嘲讽“黑妓”李端端，端端不服，亲自找张与之评理，可见妓女与士大夫是相辅相存的。图为明人唐寅所写。



盛，成、弘间，院中色艺优者，结二三十姓为手帕姊妹，每月节，以春槩巧具肴核相斗，名为‘盒子会’。沈启南曾为作图，系以长句……隆、万以来，冶游渐盛。浙有沈水部某，托名冰华梅史，以北京东、西院妓郝筠等四十人，配作叶子牌。金沙曹编修大章，立‘莲台新会’，以南曲妓王赛玉等一十四人，比诸进士榜。”可见一时之狂。

嘉兴名妓薛素素，即是该时代的产物。她与柳如是、徐佛、周绮生等一样，同为禾人，而里居都无从查考了。素素小字润娘，人称薛五，到底是家中排行第五？还是班中排行第五？则不得而知



任渭长所作“嘉兴绳技”

也。她生活于万历、天启年间，自幼在江湖马戏班卖艺，练就驰马、走索的本领，所谓“绳伎”是也。嘉禾向有此风，清乾隆间邑人项映薇《古禾杂识》中即记载：“长水塘新桥一带，村女竞作绳戏，颇有艳者。二三月间入城市，走索、跳猴、打秋千，观者敛钱无算。亦肯行酒调笑，解唱寄生草、银绞丝诸小曲。然余谓此等轻捷若飞，不宜狎近，如明末绳妓红娘子劫李岩事可鉴。”可知此种流风馥韵至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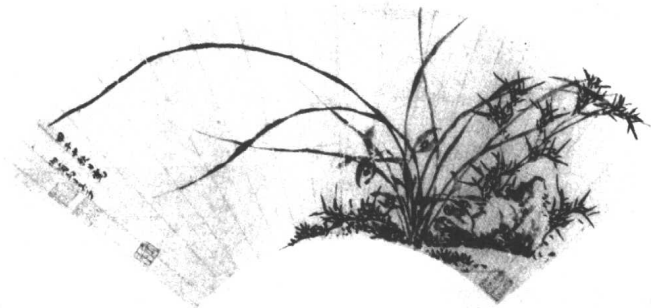
代中期尚未消歇。据《梅花渡异林》称“薛素素少游燕市，与五陵年少并辔出郊，观者如堵。”看来她们这马戏班，不仅在江浙一带卖艺，还去过燕京呢。

素素曾以“女侠”自命，非但能驰马、走索，而且会“飞马挟弹”。即在骑马疾驰时，手取两弹，先发一子，再以后弹击前弹，“砰”然一声，前弹碎于空中。又能置一弹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后，用右手从背上反引其弓，射击地下之弹，百不失一。尝置弹于小婢额上，弹去而婢不觉。江都诗人陆无从曾歌之云：“酒酣请为挟弹戏，结束单衫聊一试。微缠红袖袒半搵，侧度云鬟引双臂。侍儿拈丸著髮端，回身中之丸并坠。言迟更疾却应手，欲发未停偏有致。”其动作之轻疾，身段之洒脱，可以想见矣。故同乡后生朱竹垞亦称“薛五校书有十能，诗、书、画、琴、弈、箫、绣，而驰马、走索、射弹，尤绝技也。”

南国佳丽自有胜于北地胭脂处，何况身怀绝技花样翻新的软语吴娘。且素素天生丽质，翩翩有男儿俊态，平生不佩椒兰而芳香自出肤理，难怪“五陵少年”趋之若鹜了。原来以卖艺为生的她，入京后



蓝瑛所作《泉石幽兰》



薛素素的好友马湘兰所写《兰竹》妙品

则始变为章台卖笑者，由隐约而变为公开。本来马戏班里是不可能学得琴棋书画的，只有教坊旧院，才有学习的机会，如明末画家蓝田叔曾卖画“行道”于秦淮河上，并借寓李香君处。诸妓向之学艺，即是例证。

素素为人绝顶聪明，一经点拨即悟。其小楷精妙，专工《黄庭》；山水兰竹，出手不俗，且下笔迅扫，无不意态入神。尤善墨兰，逸笔草草，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聊写骚人幽抱。明清诸妓及文士墨客，皆以湘畹一朵，寄韵写怀，所谓以“墨戏”的方式来标榜自己，倡导所谓的“风雅”。薛素素、马湘兰当是个中佼佼者，由于她们受士大夫熏陶既多，所以学笔弄墨，无不臻妙，且气韵之厚，往往能敌前贤，影响深远。

《邓以蛰美术文集》对女子绘画有过评价：“明末诸妓之气韵，东坡的墨戏，合而助成清代末叶的艺术。山水人物，完全绝迹；花卉竹木，独据尊位。画之体裁，犹诸妓之所习用；画法则为文人的墨戏。赵执叔为此辈之翹楚，吴昌硕师之。所谓中国现代艺术，以吴氏为中心，其弟子之众，无论亲炙私淑，皆遍乎南北。吴派的艺术，终脱不了女流、文人的习气。女子纤弱深居，不能作山水，所以她们的体裁，只尽于花木禽鱼；文人概无精刻之锻炼，所以只能墨戏。墨戏之狂涂乱抹，虽能打破女性，然取材之隘，仍不出乎写生。”话虽偏颇，其理尚正。

“美人香草”原为一体，素素工墨兰外，兼善山水人物。朱竹垞曾见其水墨观音大士图，甚工致，并说“董尚书未第日，授书禾中，见而爱之，为作小楷心经，兼题以跋。”可见董香光亦曾与素素有交往，细味“见而爱之”一语，当有许多故事。吾国传统绘画，皆从临摹入手，尤其是人物释道，非用“粉本”不可。想必素素此图是摹写的，当是她初学书画之作。

据钱牧斋《列朝诗集小传》：“素素少游燕中，为李征蛮所嬖，其画像传入蛮峒……北里名姬，至于倾动蛮夷，古所希有也。”可知素素出道后，即为李



董香光像



薛素素写《兰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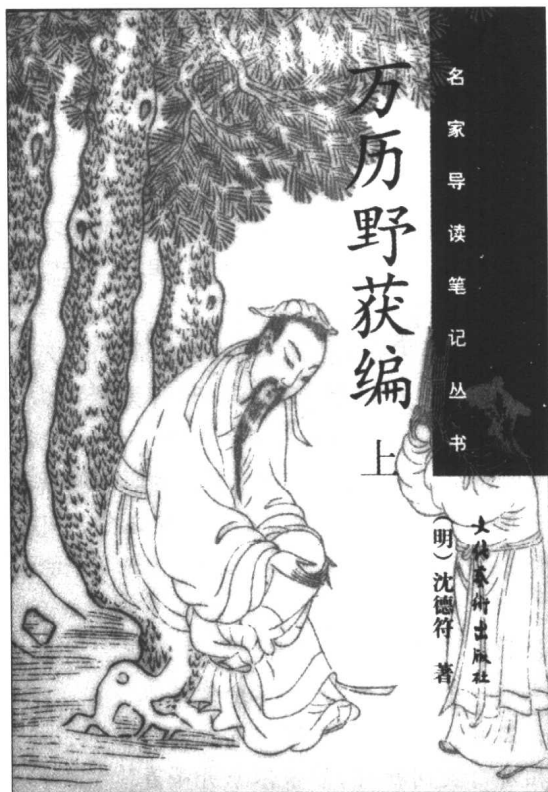
征蛮所嬖。“征蛮”当是封加之军衔，并非人名，而牧斋先生又并未指明其名号为何？查《人名大辞典》有李锡其人，安徽歙县籍。“隆庆间为福建总兵官，破海寇曾一本，锡功最巨，加征蛮将军，镇广西。万历初讨平獠猺，一年内破贼巢二百余，获首级万二千余，进秩二等，擢浙江总兵官。锡功多不蒙殊

赏；明季武功，所由不竟。”翻新纂《歙县志》较简单，只多了“字群宠，新安卫左所千户”一条。如果猜测不谬的话，正是这李锡，因宠爱薛素素，而带着她的画像到了广西，以至于在侗苗地区传开，目为天仙下凡，引为美谈。其实所谓嬖，《春秋传》曰：贱而获幸曰嬖。这无非是征蛮大将军用以显示自己的“风流战绩”而已。

美人倩影的传入，倾动了无数的“英雄”。当时有“酉阳彭宣慰者，深慕素素艳名，费金钱无算，素素终不许。彭大恼怒，羁留峒中十余年方放还。”看来这个彭宣慰倒对她“十分痴情”的。查《明通鉴》嘉靖三十四年，有彭荃臣其人，为“湖广保靖宣慰使，檄调至苏松御倭，累败之于石塘湾、王江泾等处。录功授昭毅将军，加右参政。”另有副手彭翼南“官湖广永顺宣慰使，原为永顺土官。王江泾之战，与保靖土兵协力败之，倭为气夺。授昭毅将军，后擢至布政使。”两个宣慰使均姓彭，不知哪个是美人的“追随”者？按《古今地名考》：“酉阳县，汉置，后汉至南齐因之。故治在今湖南永顺县南。”彭翼南即为永顺土官，则非他莫属。陈寅恪先生以为酉阳在四川境内，故怀疑是否因薛素素游蜀而有此遭遇，误矣。彭翼南慕素素艳名，当在万历初，即李征蛮传播素素画像之时。其年龄当在五十上下，所以尽管他很狂热，素素却不感兴趣，不予理睬。当时有吴人冯生，诡言熟识素素，自有妙法罗致。结果彭宣慰花了不少冤枉钱，连“水花”也不见，便恼羞成怒，将素素诱了来强留了十余年。钱牧斋未指明彭宣慰、李征蛮叫何名字，并非他不知道，而是有所顾忌，这恰反证了封建官吏对“人权”的践踏。

世人因素素有诗集名《南游草》，而怀疑她是北方人，有的则干脆说《南游草》是同名同姓者所著，与嘉兴薛五无涉。其实素素留湖广苗峒十余年，寂寞以诗为遣，名曰南游，顺理成章，必可无疑。惜该诗集已无从查找了。

南京是朱明王朝发祥之地，后虽迁都北京，但龙兴祖居，仍以“留都”视之，故文化、商业殊为繁华发达，在当时仅次于北京



薛素素的丈夫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书影

而已。薛素素南返后逗留在秦淮河的时间较长，她在那里结识了同乡诗人沈德符，并嫁给了他。按德符，字景倩，一字虎臣。太史沈自邠之子。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人。自幼喜历史掌故，《列朝诗集》称他“自王、李之学盛行，吴越间学者拾其残沈，相戒不读唐以后书。而景倩独近搜博览，其于两宋以来史乘别集、故家旧事，往往能敷陈其本末，疏通其端绪。家世仕宦，习闻国家故事，且及见嘉靖以来名人献老，讲求掌故，网罗放失，勒成一家之言。”著名的《万历野获编》即是景倩的传世名作。他家在长溪(即